

共匪邀尼克森訪問對其內部情勢的影響

林國雄

壹 前言

基於思想、意識、制度的差異，共黨政權與西方國家壁壘的形成實乃必然。共匪之自始反美也就事出有因，其間縱有程度上的強弱，亦祇由於情勢考慮及策略運用而已，「世界革命」的目標絕不會有絲毫改變。

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瀕臨尾聲之際，毛匪澤東即連續為文三篇，從「愚公移山」到「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攻擊美國政府不遺餘力。一九四六年七月，匪黨北平市工委會宣傳部祕密頒發一項「關於反美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體黨員「深切認識美帝國主義的反動面目」，並竭力揭發美國「侵略事實、不法行為」。此後，由中共發起的反美運動如火如荼地在中國大陸全面展開，圖進一步破壞中美關係，並確立美國為匪黨主要敵人的戰略觀念。

大陸淪陷初期，華府對匪態度遲疑未決，國務院官員多人主張承認匪偽政權，並希冀得到共方之有利反應。然而共匪宣佈了「一邊倒」政策，拘捕並虐待美國外交及領事人員。迄韓戰爆發，中共「志願軍」直接與美軍對峙，這才粉碎了華盛頓與北平「建交」的幻想，迫使美國重估其遠東政策。

「抗美援朝」期間，共匪提出「怎樣認識美國的宣傳提綱」，該文件主要有三個觀點：（一）仇視美國，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二）鄙視美國，因為是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三）蔑視美國，因為它是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註一）。這就是共匪對美的「三視」政策。

自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起，匪俄之間對當前世界形勢的看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方面，產生了歧見，尤其對美國的評價，有了嚴重的分歧。此後，中共就指責赫魯雪夫，「把美國政府及其首腦看作是抵

抗戰爭勢力的人，而不是帝國主義戰爭勢力的代表」（註二）。共匪堅認，「現代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是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祇有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共匪並時藉機抨擊蘇俄與美國勾結，「美化帝國主義」，「在人民羣衆中散佈的帝國主義，特別是對美帝國主義的幻想」（註三）。無疑地，自匪俄分裂開始，北平即以反對「美帝」的世界旗手自居，不斷號召各國人民結成廣泛的反美統一戰線了。

共匪的反美政策從此更變本加厲地執行，美國也被醜化為窮兇極惡、惡貫滿盈的帝國主義國家。縱使「文革」之後所通過的匪黨新黨章總綱中，確定了「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的「三反」路線，仍是以美國為首要的鬥爭對象。這足以說明中共反美的一貫性與堅定性。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結果，造成匪區自相殘殺愈演愈烈，「三反」外交則令中共益陷極端孤立之困境，加以蘇俄對北平威脅與日俱增。為謀突破此一內外交困之危局，並思提高本身國際地位，分化自由盟邦，毛匪澤東終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首度向美國親記者史諾表示，願見尼克森總統赴匪區一行（註四）。翌年四月，進一步展開笑臉攻勢，發動「乒乓外交」。七月九日，季辛吉祕密潛往北平，隨之有尼克森的走訪中國大陸。美匪雙方由幕後接觸到正面勾搭，至此真相大白。

固然，中共絕不致放棄「埋葬美帝」的基本目標，但公然邀請「中國人民的死敵」、「戰爭販子」尼克森到了匪區，這種由打倒「美帝」而勾搭「美帝」的鬥爭形式上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必然會為其本身帶來相當大的困擾，大陸內部情勢也要受到相當影響。

貳 匪區思想的混亂與腐蝕

共匪鑒於內外因素的考慮，終於決定暫採「和美」策略，這種對美外交的新姿態，在受過長期反美宣傳和仇美教育，認為美匪之間祇能是你死我活的對抗關係之大陸軍民匪幹中，一時難以適應和接受，全匪區思想上引起莫大的疑惑及混亂自不待言。

北平邀請尼克森訪問，此一對外策略的大轉變，根據匪方自己所透露，至少產生以下幾點思想上的衝擊與影響：

(一) 共匪各地方電台供稱：「我國的國際形勢不斷發展，在這大好形勢下，有的同志便產生了和平麻痺思想，因此，一度影響了戰備工作的落實」；「有些民兵認為，現在，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帝、修、反到處碰壁，民兵工作可以鬆一鬆了」（註五）。何以全匪區普遍存在着「和平思想」及「麻痺思想」？蓋共匪對內發表之各類宣傳文件中，無不認為尼克森迫不及待地到中國大陸「登門求和」，實因美國面臨「內外交困」的危機情況所使然，這說明華府封鎖和孤立北平政策的「破產」，亦表示毛匪「革命外交路線」的「偉大勝利」，是同「帝、修、反」長期鬥爭的「偉大勝利」（註六）。在一片「勝利」聲裏，匪各級部隊之戰備鬆懈，思想麻痺。

(二) 「展望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勢，感到自己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貢獻不是多，而是太少了，那種驕傲自滿的情緒，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覺悟不高的表現」。中共黨員幹部及社員羣衆，以為尼克森移樽就教，毛曾接受「美帝國主義」的「朝聖」，因而「滋長了自滿鬆勁情緒」，不能「為支援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貢獻」，無法認識到毛匪關於「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革命鬥爭」（註七）。故而此一「自滿思想」影響毛共推展世界革命的行動。

(三) 「在執行毛××革命路線的政策過程中，忽左忽右，以感情代替政策」；有些地方則「出現了『寧左勿右』的現象」，因此匪各地縣委不得不「組織大家認真學習毛××的『論政策』等教導，提高執行黨的政策政策的決心」（註八）。毛匪等的公開與「壟斷資本家的代表」打交道，顯然比「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劉少奇的所謂「三和一少」要更進一步，周恩

來等表現出十足的修正主義路線。中共這種時左時右對美新策略的轉變，使匪區人民思想困惑與茫然，都有無所適從之感。

日本東京「新潮周刊」曾轉登於北平發現一本名為「中（共）美關係的有關問題」的小冊子，該冊子據說曾於去年九月某天出現於北平各間書店，但當天隨被全部收回。這本小冊子指出：「自匪偽政權成立，『美帝』即對之採取極端敵對之方針；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匪雙方涉入一次生死鬥爭。事實表明『美帝國主義』是中共的第一號敵人，美國的侵略本性從來沒有絲毫改變過；現在，突然邀請第一號戰爭販子尼克森總統訪問，無疑地這是中共向『美帝』投降，並為資本主義在『共產中國』復興而鋪路。隨即認為邀請尼克森一舉至少對北平將發生下列幾點影響：

(一) 那些曾於韓戰參加戰爭的「人民解放軍」及死難士兵的家屬，將會對新政策極表不滿，並且暗中咒罵匪偽政權為賣國政權。

(二) 資本主義思想將在匪區重行氾濫，共產主義思想的堤岸今後將告崩潰。

(三) 所有那些目前隱藏在各種活動階層中的小資產階級，將可以公開活動，設法使資本主義復辟。

(四) 廣大的人民羣衆會立刻要求停止目前備戰備荒的行動。

(五) 北平與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關係，將更為惡化。最後縱不放棄社會主義國家道路，而資本主義將無形統治。換言之，將再進行一次大革命，推翻現時的路線和領導權（註九）。

這本小冊子可能是共匪內部「反對派」所印發，其中第二及第三點皆對匪偽當局之邀請尼克森到大陸將導使匪區資本主義思想復活而憂慮。至今其發展雖仍不甚明顯，但以毛共為迎接尼氏到訪之準備情形視之，則匪區思想上的腐蝕可以確言。北平、上海、杭州等街道及建築物均大加粉飾，「反帝醫院」更名「首都醫院」，有些地方毛像被取掉，部分反美標語被拆除，北平各飯店的好手廚師集中調用為尼氏及其隨員「服務侍候」，「遊客」事先被安排於各名勝區作為「樣板」，尼氏座機停放機場施行特別保安措施等。一般百姓及共黨幹部目睹毛共此種逢迎、取悅「美帝國主義」之醜態，相信感受良深，內心也無不對自由世界的生活、西方高度的物資文明嚮往欣羨，並思奮力爭取，擺脫集權專制。

叁 戰備教育及思想工作加強

共匪這種突如其來的對美策略大轉變，令大陸軍民匪幹大惑不解，思想陷於混亂狀態，迫使偽政權當局不得不動員宣傳機器，對邁尼氏訪平作解釋，為新外交路線尋找理論根據，免使中共各級匪幹乃至一般人民在認識上與行動上發生「偏差」。

首先，在匪美雙方宣布尼克森總統行將訪問中國大陸後，匪即發動各類報刊為此舉作辯護，如香港「文匯報」即於一九七一年七月廿五、廿六日連續刊登數篇文章、短評、報導和語錄，計有「從重慶談判談起」、「美帝侵略本性不變」、「毛××論對敵鬥爭的政策和策略」以及韓丁對記者的談話。八月一日，匪「兩報一刊」發表聯合社論，要求匪黨軍民要關心國際大事，要求學習毛澤東關於國際階級鬥爭的一系列論述，學習毛酋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學習匪黨同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針鋒相對鬥爭的歷史經驗，緊跟毛匪的「偉大戰略部署乘勝前進」。八月二日出版的匪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則登出「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及「運用辯證唯物論，掌握革命主動權」二篇文章，前文係闡釋毛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論政策」一文之意義及強調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後文則重溫毛匪三十二年前所寫「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這篇光輝著作」。此外，八月八日「人民日報」報導北韓「勞動新聞」刊出一篇題為「歷史的潮流不可抗拒」的社論。中共此一用意在於通過北韓對邀請尼克森總統訪匪作出解說，間接對匪區人民有所交待。到了同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再轉載「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的長篇文章。可見共匪報刊對解釋工作進行之積極。

同時，毛共也在匪區內部全面展開宣傳教育和心防工作，利用各種不同形式的演講會、報告會、討論會，通過文件學習，通過匪黨喉舌，以便達到全匪區統一意志、統一思想之目的。

中共表示與美國「修好」之後，對內進行思想教育工作，其中如周匪恩來曾於去年六月中旬下令「新華社」將毛匪與史諾談話，隔日以參考消息方式分六次發表，並對內擴大發行。北平無非藉此說明，邁尼克森訪問是出乎

毛酋本人所作決定，中共經由與美接觸之途徑，求取美國本身的「質變」，又保持自己不入修正主義道路，在談判中堅持己方立場，不作任何實質利益之讓步。

從去年九月開始，共匪便在大陸上大事展開「學好唱好『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革命歌曲」的羣衆運動。匪黨各省黨委，為此發出通知，要求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帶頭唱」，利用各種會議、學習班，進行學習和宣傳，要充分發揮各種宣傳工具的作用，造成聲勢。為此，「人民日報」與「解放軍報」在十月廿八日特別以評論員名義撰文，強調學唱這兩首老歌對於進行思想和路線方面的教育，具有很重要之意義。至於「國際歌」，匪自稱：「它概括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反映了被壓迫人們的革命覺醒，表現了無產階級為解放全人類而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無窮力量 and 堅強決心，把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傳遍了全世界。它唱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心聲，是鼓舞人們向黑暗的舊世界猛烈沖擊的戰鬥號角」（註十）。

中共在此時展開全面性的歌唱活動，要求做到「男女老少都參加，人人都會唱」，並且要「人人領會歌詞內容，在思想上紮根，落實於行動」，顯然乃因匪之邀請尼克森訪問，使得部分匪幹軍民以為中共從此放棄至少是改變了原有的「三反」政策，匪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面走上修正主義之路。毛共對此「錯誤認識」必須有所糾正，因而大唱「國際歌」，解除上述部分人民的疑惑，重申堅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立場，念念不忘「世界革命」，思想上有此認識，行動上有此準備。

此外，匪於中國大陸各地舉辦的關於「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展覽」，進行「國際主義」及「繼續革命」的教育，破除匪幹自滿情緒，學習「兩報一刊」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論」等，亦都屬於美毛勾搭後中共對內思想宣傳教育工作的一部分。

另據中共稱，由於「形勢大好」，匪正規部隊及民兵單位內部普遍存在着「和平麻痺」思想，他們腦裏「戰備的弦隨形勢的變化而時緊時鬆」。為了克服這種「太平麻痺、鬆勁輕敵」的思想，匪區各地也大力開展所謂戰備教育，以毛匪著作作為基本教材，其中如「五·二〇」聲明、「論政策」、「關於重慶談判」、「丟掉幻想、準備戰鬥」等文章和有關毛酋戰略策略思想

及無產階級外交路線各章節，都必須仔細分析，深刻領會，通過學習，健全思想，增強戰鬥觀念，認清「帝國主義」反動本質，明確匪黨對敵鬥爭的路線和政策。

戰備教育的強化，就匪所稱，在於使「廣大幹部、戰士牢固樹立常備不懈的思想，進一步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在於使匪幹兵士充分認識到：當前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鬥爭的新高潮正在蓬勃發展，國際反美統一戰線不斷壯大，世界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但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本性不變，只要帝國主義存在，世界就不會安寧，故「絕不能因為勝利而放鬆對美帝國主義份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反撲的警惕性」，「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看到世界革命的紅旗飄，又要聽到美帝國主義的磨刀聲」。換言之，不能因尼克森的到匪區「屈膝投降」而鬆懈戰鬥意志和犯上輕敵思想，不能因對美鬥爭的「勝利」而沖昏了頭。最後毛共總結出在「大好形勢」下的三個不變：（一）帝修反的反革命本質不變；（二）革命人民殲滅帝修反的戰鬥決心不變；（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立場不變（註十一）。由此可見，匪區各地的高呼一天不能忘記加強戰備，不能忘記「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仍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加強戰備教育及思想工作，學習毛曾關於對敵鬥爭的策略和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論述等，都與中共邀請尼克森訪問有關，亦即是受到匪對美鬥爭策略的急劇改變所影響。

肆 推展英語教學活動

自從匪俄公開分裂開始，中國大陸由於俄語應用機會銳減，因而注意力也便轉到英語的學習，例如一九六四年三月間，祇偽「對外貿易部」就有「八、九百人業餘自學外國語」（以英語為主），但由於教材不足，設備不週，普遍地予匪帶來新的困擾。是年秋季，匪增設四所外語學校，以培養英語師資及翻譯員為主要目的。以後的發展，英語漸有取代俄語已成匪區第一外國語之勢。因而，共匪之重視英語教學並非自今日始，但無疑地，美匪勾搭的結果則使大陸的英語教學活動進一步擴展。

自去年四月「乒乓外交」之後，匪對美的滲透顛覆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特點就是大量邀請美國民間團體和個人到匪區訪問，從各方面推進其在

共匪邀尼克森訪問對其內部情勢的影響

美國本土的統戰和顛覆活動，亦即毛共自己所私下指出：「爲了發展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來往，爭取機會，創造條件，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從思想上、輿論上幫助美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美國的反動統治」（註十二）。美匪接觸頻繁以後，基於實際需要，大陸外語學習必得加強；尤其華府與北平之間，希圖建立所謂「文化交流」，美匪「聯合公報」就此達成協議：「雙方同意，擴大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是可取的。爲此目的，他們就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新聞等方面的具體領域進行了討論，在這些領域中進行人民之間的聯繫和交流將會是互相有利的。雙方各自承諾對進一步發展這種聯繫和交流提供便利」。語文是聯繫和交流的媒介，雙方往還自然必須學習對方的語文。

美國國務卿羅吉斯今年三月七日透露，尼克森二月的訪匪之行時，曾與匪偽當局達成一項未經發表的協議，即美國今後將向中共治下的人民提供更多在美學習英文的機會，而北平方面亦將以同樣待遇提供給予美國人民（註十三）。由此看來，尼克森的匪區之行對於共匪外語教育的影響是相當深遠。

據說毛匪本人，爲了要與尼克森會晤，特別花了時間學習英文，就如後者之惡補中文然。當尼氏離開匪區返回美國後第二天，上海就有每天半個小時的英語廣播教學，這是自一九六六年「文革」以來首次的羣衆語言學習運動。顯然，匪目前已着手強化其外語教育，甚至連八歲的小學生也開始學習英文了。

然而，中共的外語教學，並非爲了學術探討，甚至亦不將外語視作純粹的研究工具或溝通情感、交流文化的媒介，而係完全基於政治之需要。今年四月十九日匪「光明日報」發表「把外語教學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一文，其中即明言「外語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宣傳毛澤東思想，開展人民外交的重要武器。學外文不光是爲了接待外賓，學好外語就能更好地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和支持世界革命」。另今年三月十五日香港「大公報」亦撰文強調：「哪一個國家的人民，學一些外國的文字，從加強國際之間的友誼互助，從加強革命的互相支持，都大有好處。中國人學英文，美國人學中文，應從這方面理解」。可見，毛共之推展英語教學，培養外語幹部，其目的在於滲透顛覆，推行「世界革命」。

伍 大陸內部矛盾擴大

去年九月，中國大陸內部爆發了另一次全面大危機，迄今仍餘波盪漾，毛匪還未能控制全局。

「九月危機」的發生，林彪的受整肅，連帶的偽總參謀長黃永勝、偽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偽海軍政委李作鵬、偽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等多人亦遭鬥垮。就共匪歷次公佈文件及我敵後所獲匪「絕密」通告，很明顯地，那是一場毛、林間的權力大爭鬥，而且毛匪之蓄意除掉林彪為時已久，至少早至一九七〇年的廬山會議，毛已有翦除林匪的決心，蓋以林彪為首的軍人派於「九大」之後勢力日形膨脹，在中共黨、政、軍各部門中取得極大的權力，匪區「黨指揮槍，槍指揮黨」問題日益嚴重，毛匪受到威脅日深，此種情勢當為獨夫毛賊所不能容。

林彪遭受整肅實事所必然，權力衝突為其主因，但是否毛林間也存有政策路線的歧異，對邀請尼克森訪匪事稍有分歧，亦即因「和美」問題而加速原已不能免的一場鬥爭的爆發，這點我們是不能否認其可能性。

倫敦「經濟學人」評論有關「林彪事件」，即認為因素之一可能為林彪等不贊同毛、周的聯美措施（註十四）；持有相同看法者為數頗多，例如「莫斯科華語廣播」更斬鐵截釘地說道：「九月在北京領導內部發生的政治危機的一個原因，是就尼克森訪華一事而產生了嚴重分歧，更簡單的說：就是對待尼克森的態度問題而產生嚴重的分歧」（註十五）。

林彪等軍人派的觀點，他們或許認為，基於軍事利益着眼，北方蘇俄數十萬大軍陳兵邊界，因而與其拉攏美國，不如聯手蘇俄，藉以免除或減輕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及武裝衝突，也可符合馬列主義原則。果如此，被視為「接班人」與「最親密戰友」的林彪，遂在和美或聯俄問題上與毛、周有了歧見。

匪對內發行的文件亦曾言，毛匪決定邀請美國總統訪平初時，部份「同志」對此表示異議，後始分別得到說服。當然，脫離二十餘年來一貫的反美路線，突然向美國表現了新姿態，這一百八十度的策略大轉變之遭逢反對是毫無疑問的。就以在北平發現的「中美關係的有關問題」一小冊內容視之，

充分顯示出尼克森訪問北平所引起大陸一般人民的疑惑，也可得知毛曾的和美政策必遭致相當大的抵制及反抗。

周恩來不祇一次地聲稱，「乒乓外交」及邀尼氏赴匪區之決定係出於毛曾本人所為，周匪目的之一在於藉此壓制反對份子。中共動員宣傳機器，為美匪勾搭辯解，聲明邀請尼克森是一種辯證理則，是「用革命的兩手對付革命的兩手」，是談判與鬥爭的配合運用，是對美統戰策略的伎倆，並列出有關土匪論對敵鬥爭的政策和策略之一系列論述，這亦對堅決擁護毛曾「槍桿子裏出政權」的頑固份子的一項答覆，說明尼毛會談是符合毛澤東思想，是與一貫的反美立場相一致，防止左派藉機煽風點火，杜絕反對者之攻擊口實。

毛、周對林系的總清算，起自去年九月事件，至十二月一日則正式見諸「兩報一刊」社論。該篇題為「總結加強黨的領導的經驗」社論，雖未公開指名，但顯係針對林案而發。其中指責「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總是變換各種手法，妄圖用機會主義的路線和政策代替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和政策」，這是否暗示林彪等違背了毛匪的「革命外交路線」，不主張聯美。當然，林匪相信不敢公然反對邀尼克森赴北平，但毛曾是只准一言堂而非眾言堂，稍持異議者常不能見容的。同時，那篇社論指出：「我黨歷史上那些堅持機會主義路線、玩弄陰謀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裏通外國分子，最終都逃不了身敗名裂，自取滅亡的下場」。早先匪報的抨擊「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此處的「身敗名裂，自取滅亡」，以及近日匪為當局宣佈林彪駕機逃亡而墜毀，這類詞句相對照，似乎「裏通外國」是給予林彪等之另一罪證，這兒所指的「外國」當是蘇俄了。

八月十一日，廖匪承志更向日議員表示，林彪行刺毛澤東計劃行將被揭露之際，乃奪機企圖借妻兒逃往蘇俄，林匪並與蘇俄前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始終保持接觸。此外，匪「紅旗」雜誌一九七二年第八期發表「掌握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一文，對「劉少奇一類的反黨活動」大肆攻訐，指毛曾的革命外交路線取得了新成果，「批修整風運動的偉大勝利（隱指林匪之被翦除）」，對社會帝國主義（北平描述莫斯科之慣用語）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明言「修正主義是國際現象，黨內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跳出來表演，也有國際方面的原因，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為了顛覆我國的無產

階級專政，總是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代理人，而隱藏在黨內的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也總要到他們的那裏去尋找靠山，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黨陰謀活動，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同樣是有國際背景的」。可知中共認為「九月事件」是與蘇俄有關，林彪「裏通外國」罪證如山，不容狡辯（林匪曾先後四次赴俄，在俄時間總有七八年之久，在匪留俄高級將領中，未有如林匪之時間長，次數多，關係深者）。若就此推論，林系一伙之不贊同拉美反蘇，也就屬順理成章之事。

林案株連甚廣，因此而失蹤之高級軍人，估計最少有八十名之多，若連其他各級軍人被整數目計算，則受牽連者更難以計數。由於林系匪軍勢力不可輕視，匪軍對此大費周章，有時不得不採取籠絡安撫手段，分化瓦解以林彪為首的匪軍反黨集團；同時由於整肅行動，遭到抵制甚烈，匪黨一直高喊團結，「顧全大局」，要求「每一個黨員，每一種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或行動，都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並一再為文批評本位主義、宗派主義與各自為政現象，足證此一情況之嚴重，而林彪事件所造成的混淆情勢，仍在繼續發展之中。林案已使大陸人民更加認清匪黨的殘酷本質，使軍政幹部受到打擊，匪軍區首長人人自危，有如驚弓之鳥，基層士氣軍心影響甚鉅，匪黨政軍空前混亂，矛盾擴大，此種匪區軍事政治危機和思想上的崩潰瓦解是毛、周等所難以縫補的。

陸 匪俄對峙的新階段

雖然尼克森宣稱其北平之行「並不是對付任何其他國家」，但其主要目標之一係指向蘇俄，則為不爭的事實。共匪之改採新的外交策略，亦有挾美自重，藉以減輕莫斯科壓力之意。蘇俄也未嘗不知其中原委，故而聲稱：「美對匪政策的變化，是由於毛共採取敵對蘇聯，分裂革命運動和解放運動的政策」有以致之，亦即美毛接觸是建立在反蘇基礎上。蘇俄更以警告的語氣稱，任何利用北平與華府之間的來往以對莫斯科施加「壓力」之企圖，此純係一種幻想，其結果亦必是枉費心機；由於美匪勾搭，可能產生之一切後果，蘇聯共黨正密切注意中（註十六）。

美匪在「制俄」之共同利益上，圖謀談判妥協。這種制俄措施未見收效

之前，經已激起莫斯科的強烈反應，力謀突破美匪聯合反俄的構想，對外活動轉趨積極，展開打擊毛共的外交攻勢；同時，加強對中國大陸的包圍部署，製造更大壓力於中共。匪俄關係也就因尼克森的北平行而急轉直下，有如美國務院情報官員所說，一九七一年美匪關係的改善已使匪俄之間的歧見加深。

為了反擊中共的聯美舉措，蘇俄一方面大力爭取環繞中國大陸四圍的民主國家或共黨政權，如北韓、日本、北越、印度，用以構成對毛共的鉗形圍堵態勢；另一方面則達成柏林問題協議，尋求西歐國家同意召開「歐洲安全會議」之建議，甚至要求在歐洲對等的裁減兵力，此種西和東進政策的表現，蘇俄得以集中全力應付匪俄之間的惡化情勢，將俄軍調至亞洲東線，對付毛共。

根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發表的調查報告，目前共有俄軍四十四個師沿着長達四千哩的匪俄邊境駐紮，其兵力約佔蘇俄全部陸軍的四分之一，較之一九六九年增加三倍。俄軍裝備有核子武器，於空中支援、火力及機動性方面都優於中共甚多。此外，以北平為目標的飛彈基地已在外蒙境內建立（註十七）。去年九月林彪事件之後，蘇俄更遣海軍縱橫太平洋和印度洋，分從海陸兩路迂迴包圍中共，割離美匪的戰略連繫，也使毛共更加坐枕難安。因此，美國眾院兩黨領袖訪匪歸美後，謂北平不希望美國完全自亞洲太平洋地區撤出，免得蘇俄填補其所遺留下來的真空，相信此語不會是憑空杜撰，空穴來風。

中共的上項恐懼之外，復懼怕歐洲和解局面的出現。共匪擔憂麥高文選舉獲勝，因麥氏允自歐洲撤回十七萬美國部隊，又欲大量削減美國的國防經費，這將使蘇俄在歐洲所受的牽制壓力完全減失，也令克里姆林宮頭子不再憂慮華府未來的軍事發展力量，而得以集中全力對付毛共（註十八）。

為了扭轉劣勢，緩和來自蘇俄的軍事政治壓力，中共對俄積極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大事強化邊境匪軍部署，特別是在新疆地區，正在加緊實行戰時體制，擴軍備戰，在該區的一百多個「現代化」工廠，作有計劃疏散或增設防禦準備。周恩來告訴紐約時報副社長雷斯頓，其對俄軍在匪俄邊界的大規模動員甚表關切，並稱：匪區的大中型城市皆已構築地下坑道，倘俄軍進犯則隨時予以回擊（註十九）。同時，五角大廈的專家們相信，中共暫時已重訂

其核子戰略，建立戰術的核子武器，將幾個戰鬥及空軍單位調往新疆，以備一旦發生戰事，防阻俄軍侵佔東北各省的工業中心；北平似乎也放棄使用民兵與預備軍沿邊區誘俄軍深入大陸，然後以正規部隊截擊的舊有防禦觀念（註二十）。儘管吾人不盡同意五角大廈的上述觀點，但是不可否認，因美匪勾結，使匪俄對峙進入新局面與新階段。

柒 結語

在中共面臨「內外交困」的處境下，為掩飾其內部極為激盪、動亂的危局，解除來自北方俄軍壓境的威脅，因此有美匪的接觸，更而邀請尼克森走訪北平。然而情況的發展並非毛魯等人所能掌握，非但危機無以消除，結果適得其反，造成匪區思想上的極度混亂，迫使毛共自去年七月下旬開始，動員匪黨喉舌展開解釋辯護工作，對內進行多種宣傳教育活動，以糾正各級匪幹乃至一般人民認識上與行動上的偏差。另一方面，匪區內部原已分崩離析的殘景因受轉變反美鬥爭策略所帶來的衝擊，大陸匪黨之政軍矛盾更為加強、擴大，林彪勢力雖暫被削弱、壓制，但必然地隨時要發展成爲他日更慘烈的權力鬥爭。匪俄之間的鴻溝原已無可彌補，衝突絕難緩和，如今由於毛共企圖聯美反俄，加速莫斯科對中國大陸的海陸包圍，導致匪俄對峙更趨尖銳、激化。由此可見，尼克森的不惜降尊紆貴，移樽就教於毛匪，其舉動真是徒令「親者所痛」。然綜觀長期反美的中共，於宣佈尼氏訪平後對其內部情勢所造成的不良影響而言，却也未必真是爲「仇者所快」了。

附 註

註一：見「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頁六四一—六八一。

註二：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頁六十七。

註三：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社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註四：美國「生活」雜誌，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頁四六一—四八。

註五：如見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二日「汕頭人民廣播電台」播。

註六：見匪於去年八月十四日印發題爲「國際形勢宣傳提要」之對內文件，要點刊載於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廿四日「中央日報」。

註七：上見一九七一年八月六日「廣西人民廣播電台」播。

註八：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福建人民廣播電台」播。

註九：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四日「工商日報」。

註十：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八日「人民日報」。

註十一：如見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及九月十九日「福建人民廣播電台」、一九七一年八月七日及十月廿二日「汕頭人民廣播電台」播。

註十二：同註六。

註十三：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南華早報」，頁二十。

註十四：倫敦「經濟學人」，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頁廿九。

註十五：「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播。

註十六：如見蘇俄「新時代」雜誌，一九七一年八月，第三十一期，頁十。

註十七：「倫敦時報」，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頁六。

註十八：見「國際前鋒論壇報」，一九七二年八月五—六日，頁四。

註十九：「國際前鋒論壇報」，一九七一年八月十日，頁一。

註二十：「南華早報」，一九七二年七月廿六日，頁二十。

季辛吉原著 李其泰教授譯

美國外交政策

每冊實售 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四三六號